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中国语文 2019 年第 1 期(总第 388 期)

动词变韵与事件结构的语法化*

张慧丽　　潘海华

提要　河南方言广泛存在用系统的动词屈折来表示语法意义的现象,学界称为“动词变韵”。本文从事件结构和句法结构的互动入手,综合考察河南方言动词变韵的分布和功能,并检讨动词变韵的“完成体”说。本文认为,整个动词短语有界才是动词变韵的必要条件,而后加数量成分、处所词、动词重叠等则是使动词短语有界化的手段,因而动词变韵应该从事件结构本身的“有界/无界”来解释,而与语法意义的“体”无关。动词变韵形成的早期可能是动词与某后缀的合音,但有的已经高度结构化、不可逆化,共时层面表现为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与补足语之间互动来分化有界与无界的一种语法化手段。

关键词　有界　无界　事件结构　动词变韵　语法化

1. 引言

中原官话尤其是河南方言中,存在着用系统的动词韵母变化来表示一定语法意义的现象,学界一般称作“动词变韵”。“动词变韵的结果使得缺乏严格意义形态变化的汉语有了某些类似形态的成分”(赵日新,2012),因此对于汉语的研究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动词变韵的分布和功能还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关于动词变韵的功能,一个主流的观点认为是表示时体意义:变韵动词表示“已然”或者“完成”,本韵动词表示“未然”(贺巍,1965;赵清治,1998;岳保红,2008;郭泽,2010 等),见例(2a)和(1a)。然而,很多材料已经显示变韵动词也可以表示“未然”或者“持续”(辛永芬,2006;杨平,2009;张慧丽、潘海华,2013;李学军,2016),见(2c)和(2d)。另一方面,有些表示“已然”或者“完成”的语句不可以用动词变韵,而用本韵动词,见(1b)和(2b)。这说明“已然”或者“完成”的说法既产生超量预测,也产生不足预测,还没有找出动词变韵真正的制约条件。

(1) 本韵动词

a. 未然:买两棵葱

b. 已然/完成:吃了,吃饭了,吃了饭了

(2) 变韵动词

a. 已然/完成:买^{D}两棵葱①

* 本项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号 14ZDB102)的支持。本文观点曾在第四届韵律语法研究国际研讨会(河南开封,2017 年 6 月)上宣读,与辛永芬教授和李学军教授等学者深入交流,定稿时又吸收了匿名审稿专家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谨致谢忱。

① 本文使用研究动词变韵的传统方法,用动词上标“^{D}”表示变韵动词,无上标“^{D}”表示本韵动词。例如在郾城方言中本韵动词“买”读[mai^{33}],变韵动词“买^{D}”读[mɛ^{33}]。目前已有文献表明,河南方言动词变韵的语音表现基本上是一致的。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b. 已然/完成：* 吃[D]了，* 吃[D]饭了

c. 未然：明儿你给他送[D]学校/明儿给他送[D]走

d. 持续：菜在锅里炒[D]嘞

关于动词变韵的分布条件，以往文献归纳的条件比较多，概括性不强，并且所总结的分布和功能之间的关系比较杂乱，难以得出一个完整的解释。贺巍（1989）找到 27 种句式中动词可以变韵，表示 5 种功能。王森（1998）观察到荥阳广武的动词变韵可以出现在 9 种句式，有 7 种语法作用。这些句式分类标准比较杂乱，进而影响到动词变韵功能的概括。张慧丽、潘海华（2013）区分三个时态，给郾城方言动词变韵在三个时态中的不平衡分布一个比较清晰的描写，但也未能总结出动词变韵总的制约条件。

这些问题的产生，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以往研究只关注动词与可能后缀“了”“着”“到/在”的合音，以及不同合音所表达的不同的时体意义，而忽略了对整个动词短语的考察，结果只能对动词变韵做内部小类的区分，而不能对动词变韵整体做统一的解释；其次，以往研究只进行单点的方言分析，缺乏多个方言点的综合比较。最后，只关注变韵动词所表达的“已然、完成”与不变韵动词所表达的“未然”的不同，忽略了动词变韵所表达的“完成”与不变韵动词加“了”所表达的“完成”的不同。

鉴于河南方言的动词变韵有很大的内部一致性：都使用韵母变化来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一般不涉及声调的变化②，并且语音表现、句法分布和功能也基本一致。河南方言的动词变韵也具有跨方言的差异，有必要把这些方言点综合起来考察，分析动词变韵的共性和个性，并进一步探讨动词变韵的深层机制和制约要素。

本文选取获嘉、浚县、淇县、荥阳、长葛和郾城这六个代表方言，从事件结构与句法结构的互动关系入手，综合分析变韵动词分布的句法环境，并进一步讨论动词变韵的功能和制约条件。由于形容词变韵的分布和功能与动词变韵基本重叠，本文只讨论动词变韵。

接下来第 2 节简单介绍事件结构“有界性”与句法结构之间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并提出河南方言动词变韵所引发的相关问题，第 3 节归纳动词变韵出现的几种句式，并讨论这些句式中 VP 的共同特征。第 4 节分析动词变韵与“动词+了”和“动词+着”分布与功能的不同，提出动词的形态变化是分化有界与无界的语法手段。第 5 节是结语。

2. 有界性、汉语“了”和动词变韵

2.1 “有界性”的界定

近数十年来，语法学界开始关注句法结构与事件结构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Verkuyl，1972；Jackendoff，1990；Borer，1996；Ritter & Rosen，2000；Basilico，2008 等）。事件结构主要指事件的起始、度量和界化（delimitaion）等时间结构特性（周长银，2010），其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终结性”（telicity）和“有界性”（boundedness）。

以往文献中关于“终结性”和“有界性”的讨论多有重叠和纠结，但二者是不同的概念，需要厘清。“有界性”是关于事件的有界化，是更大的概念。“终结性”是关于事件的终结，是“有界”的一种，也是“有界”的一个特例。具有终结性的事件一定是有界的，但是有界的事件不一

② 相邻其他省区方言也有类似屈折现象，例如山东莒县（李仕春、艾红娟，2009）和河北威县（曹牧春，2007）、赵县（李巧兰，2013）等，但主要是通过声调变化。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河南方言的动词变韵现象。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定是具有终结性的。因此“有界性”涵盖“终结性”。本文主要关注“有界性”。

“有界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有界性”究竟由哪一层级句法结构决定。一种观点认为宾语名词的有界与无界决定着动宾短语的有界性(Verkuyl,1972;Tenny,1987;Krifka,1998 等)。另一派观点则认为,事件结构特征在句子层面才可以得到确认和体现,因而其他非宾语成分也会改变动词固有的终结性特征(Jackendoff,1990;Smith,1991/1997)。

Smith(1991/1997)用动词集(verb constellation)的概念来说明终结性特征的形成,从而提出一种比较宽泛的对于有界的认识。例如(3a)中“to the school”通过提供动作的终点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终结性的事件,是一个有界事件。(3b)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男孩跑了一个小时,并且跑完了”;还有一种解释是“男孩没有跑完,但跑了一个小时了”。(3c)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男孩跑了五公里,并且跑完了”;还有一种是“男孩没有跑完,但跑了五公里了”。(3b)和(3c)的第一种解释具有终结性,第二种解释不具有终结性,但两种解释都通过提供一个确定的量“five miles”和“for an hour”使事件有界化了。

(3) a. The boy ran to the school.

b. The boy ran for an hour.

c. The boy ran five miles.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3a、b、c)都是有界的。本文要讨论“有界/无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终结性”的问题,因而会在较宽泛的有界性的认识上,即在 Smith(1997)的相关观点上使用“有界/无界”的概念。

2.2 汉语“了”与有界性

汉语中关于“有界性”研究达成的共识是,一方面,对“有界性”的研究应该至少以动词词组为范畴,因而必须考虑动词与论元成分和非论元成分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分析动词与其补足语(包括论元成分与非论元成分)之间的选择关系,有必要分析二者与有界性/无界性的互动关系(陈平,1988;沈家煊,1995、2004;蒋严、潘海华,1998、2005;顾阳,2007;许有江,2010等)。沈家煊(1995、2004)把这种互动关系总结为“有界/无界的匹配原则”,来解释认知领域有界无界的对立和匹配对自然语言句法的制约关系。

争议的核心之一是汉语动词后的“了”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事件意义。但相关研究不太区分事件结构本身的“终结性”与语法意义上的“完成体”,相关文献中的“完成”概念有时对应的是“终结性”(telicity),有时对应的是“完成体”(perfective),因此这里也有必要厘清一下。“终结”与“非终结”是事件结构本身的特征,“完成”与“非完成”则是对各种不同事件结构的语法呈现。“完成”是对“有界性”的一个特例“终结性”的语法呈现,具有终结性的事件才是可完成的,而不仅仅是有界的事件。

一般认为汉语有两个“了”,但关于“了”与体的关系则有很大争议。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两个“了”是否都与体有关。一种观点认为词尾“了”(了$_1$)是完成体的标记,句尾“了”(了$_2$)与体无关(Pan & Lee,2004;黄伯荣、廖序东,2007 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词尾“了”(了$_1$)和句尾“了”(了$_2$)都与体有关(Shen,2004;王晨、刘伟,2014 等)。

第二,“了$_1$”是否表达了“完成体”,或者在什么意义上表达了“完成体”。戴浩一(Tai,1984)认为,“画完了一幅画”和“画了一幅画”具有不同的含义,前者表示动作已经完成(终结),后者则既可以表示动作已经完成,也可以表示动作虽然开始,但尚未完成。因此,戴先生认为汉语中的完成意义是由动补结构中的补足成分实现的,而不是由“了$_1$”实现。刘勋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 $ t # o •Ô !„- • ® V •f „»< •‡ X „ñ 5 ! " œ t * Ù - (
• »Î # o & - f " é •Ô „l µ - ‘ ’ - ß è ?" # 5 ! "! »< / ‘ ’ - f
5 $ "! ß è Ê f ý û ‘ ¼

" “ k 4 ú * »& T ÷ •Ô „; •f „- u v »‡ ï 4 T Ô * ˆ - † y @ p »
í •Ô „; •ß “ ˆ „- Š ‹ »< 9 p v F •Ô „; •* ˆ „- Š ‹ ¼ Þ w ß E Q s ' Ò
•Ô „; x K i m n ‘ ’ - * ˆ »% < ' ’ Ô † y l - f ˆ »µ * ~ < / ß “
V ß “ - Î ú 4 v F … • “ ” ; ‘ ’ “ ” - T U ¼ ‘ @ & »ß ´ / R R 9 T
•Ô „»T W ¥ K »< T Y y • K ÿ - * ˆ ¼
• K * • ‰ T Š ‹

• K * • - â ! þ »9 T Ô • K ; y ô - -) » Ô Y y • K ÿ - *
ˆ Š ‹ ¼ † Ó # o • K * • • K ; •Ô „• µ „Ê •& „& K „) - “ - ¼ * - þ
º ñ ' Ò l µ •f „- • K * • • K ; •Ô „-) ì ³ M » \ »‡ - " # o • K ;
ý y •Ô „-) – — ˜ Q™ š › » # »< Ñ - þ æ / | Î ú »9 ü É : • K ;
•Ô „-) • » $ 1 Õ ð » & ¼

ì ³ M \ Ê – — ˜ Q™ š › # • K * • - M . Ê É Þ o ž õ Î Ï »‡ T
$ g 3 ´ - - ¼ ì ³ M \ " “ ¾ ‹ n • K * • - ® * f QÜ … Ê ß
6 } ¼ – — ˜ Q™ š › # " “ ï § n • K * • - ® t * n Œ • | f = ‘ ’ ‡
X Q• | f = K L Ü … Q• | + 0 Œ — Ê 9 W ¼ / ® ú û ¢ õ ‰ 4 ÷ • K ;
•Ô „•& „Ê • µ „-) ¼

; k 4 ‰ T þ »‡ ^ n • K * • •ß 6 } „ •• | + „‰ 4 ÷ • L “ ” »‡ k •
| l ” ¥ à - } * h l J † y * - ‘ ’ ¼ T W • K ; •& „•Ô „- “ ; •* ˆ „- T
U ¼

º ÷ •& „„ - | % »» ? & ¶ : / † »8 i k Ô o ý 6 »‡ µ • | - ü ¸ Ê K L
- Ü … ¼ J S ½ Ç $ # % < Î ú Ò ý y & •& €Ê •& „¼ ô • l µ ½ µ ü ¸ » ½ -
§ L K „ 1 â • / ½ - § L K „ »< 0 “ - L - • K ô + ú ¼ 2 # t v F
Ô l “ - - •& „»# o •& „l µ ‰ T ‘ ’ - “ - K L - Ü … ¼ • Ë º v F Ô / / - 6
ô »Ü •& „- ® " “ o •l µ • | ¸ o Ê K L - Ü … „»8 Î ú o â • l µ • L - Ü … »ô
• l µ ’ L - Ü … ¼ ì ³ M \ Ê – — ˜ Q™ š › # v F Ô •K L Ü … „; •½ µ ü
¸ „- Î û »‡ # o • K * • 9 l µ • | “ p ô K L Ü … »< / l µ ‰ T • | ½ µ ü ¸ ¼ – —
˜ Q™ š › # # o ï § n l µ • | f = K L Ü … - • K * • • K ; •& s „-) ¼

< • K * • - > " % • Ù ÷ • K ; •Ô „-) I J - •f „¼ ‘ @ ‡ h t Ñ Š
‹ ¼ , ó »% / ß ´ (» V * •• K G Ô „- É n i k % • K * • h { " " »‡ ‡ »
‡ § k) » ‡ § / k) è Ú - »‡ µ •f „- • K * • - A g ’ ‡ è
N ¾ »‡ y • K * • I J - •f „; •• K G Ô „ I J - •f „* C / ¦ è ; H ž J -
•• K G Ô „ h & è Þ ô » /) - (ˆ h µ ‘ ’ “ ” - ù † õ h è ÷ •ß “
ˆ „Ê •* ˆ „- v F * ‡ J - è

" ‘ ^ n * ý y •Ô „† y V 7 - •Ô „ $ 4 7 ƒ L , / ¦ n * O) »‡ y
7 - •Ô „ • $ ¼ ù á / @ û : º »• K G Ô „“ Ü •• K G Ô • $ „¼
! •œ œ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量,从而使事件有界化④。

3.5 光杆名词与有界性

句式 8-13 表明,普通光杆名词和语气词也可以出现在变韵动词后。相对于数量名结构,普通光杆名词是无界的。但光杆名词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有界解,一种是无界解。两种解读常常可以通过不同的句式来分化。例如汉语中宾语位置的普通光杆动词常常获得无界性解,而主语位置的光杆动词常常获得有界性解。下面我们就分析河南方言中变韵动词搭配普通光杆名词出现的句式,从而分析变韵动词搭配的是哪一种解。

句式 8 中普通光杆名词做连动句的前项。王晓娜(2015)的研究发现,能够进入连动前项的动词短语必须具有动态性和自然终结点,因此实现动词和短期内能实现的动词可以进入连动前项,对于连动后项则没有这样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整个前项就是有界的可完成的动作,而所支配的名词也应该是有定的、能提供确定量的,因而连动前项 VP 是有界的。例如"牵^{D}马来了"中的"马"应该是指"某一特定的马",而不是泛指的"马"。

句式 9 可能与句式 16 相同,即"你买^{D}的啥? 我买^{D}的葱"。因为河南方言中"的"发音多为弱读的流音声母[·li],在语流中常常容易被滑过,或者被吞掉。下文与句式 16 一并分析。

句式 10 中整个句子是对比焦点句。"我买^{D}菜了,你别买了"中两个动词"买^{D}"和"买"是对比焦点,"菜"是旧信息。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先有一个说话人 A 说:"我要去买菜"。B 听到后说:"我买^{D}菜了,你别买了"。整个结构强调"买菜"这个事件已经完成,是有界的事件。而在一个有界的事件中,所涉及的宾语当然也是有界的⑤。六个方言中只有获嘉方言(贺巍,1989)和淇县方言(岳保红,2008)注意到并列出此类句式,但所有例句都是对举而出。

句式 11 是变韵动词重叠+光杆名词。动词重叠相当于"动词+一下",表示一个短小的"确定量",是一个有固定终止点的"定时量"(石毓智,1992;沈家煊,1995)。因为"看看书"相当于"看一下书",所以动词重叠后,整个动词短语就是有界的。由于只有无界的动词短语才能重叠,而动词带一个数量宾语会是一个有界事件,所以重叠的时候宾语不能是数量短语。

---

④ 宾语是否能确定事件的有界性,关键是要看宾语名词能否为动作提供一个确定的量,从而为事件加一个边界。"前天我看^{D}电影"不好,但"前天我看^{D}两场电影"是好的。因为"电影"不能为动作"看"提供一个确定的量,而"两场电影"可以为"看"的动作提供一个确定的量,从而为事件加了边界。同理,"前天我看^{D}那场电影""换^{D}那双胶鞋"也是好的,因为"那场电影"为动作"看"提供了确定的量,"那双胶鞋"为动作"换"提供了确定的量。当然,宾语自身有确定的量,但如果不能为动作提供确定的量,也不能变韵。例如"看^{D}两本书"可以说,"想^{D}两本书"不好。因为"两本书"可以为动作"看"提供一个确定的量,但不能为"想"提供一个确定的量。这样通过对动词和名词的双重制约,整个动宾短语表达有界性事件。因此,能变韵的基本上都是动作性强的"渐进性动词"(incremental theme verbs)(Krifka,1989,1998),这些动词的宾语才能影响到整个动词短语的有界性。动作性不强的单音节动词加名量宾语一般不变韵,但后面是动量/时量结构时可以变韵,因为这种情况下通过时间边界或者频次数量给事件加了一个边界。例如不说"想^{D}两人",但可以说"想^{D}两天""想^{D}两回"。

同时,"V^{D}+指示代词+名词"这样的结构还可以转指为已经完成的动作所涉及的名物,例如"看^{D}那场电影"可以指"看过的那场电影","换^{D}那双胶鞋"可以指"换了的那双胶鞋";或动作完成后持续状态所涉及的名物,例如"翘^{D}那二郎腿"可以指"跷着的那个二郎腿"。

⑤ 这种情况下,后面的光杆名词其实也可以省略。例如"我买^{D}了,你别买了"。VP 已经通过焦点结构表达了有界事件,因而对补足成分不再要求。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句式 13 中,貌似变韵动词后是语气词,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类句式的主语其实就是变韵动词所支配的深层宾语。“饭我吃^{D}了”,主语身份使普通光杆名词“饭”成为有定的、话题性的,提供了对话双方都知道的确定的量,从而整个 VP 获得有界性解。“坑里有鱼,你去捞^{D}吧”中变韵动词“捞^{D}”后省略了宾语“鱼”,指向第一个小句中的池塘里的那些“鱼”,也是有定的,为动作“捞”提供了确定的量。句式 12 中的光杆名词属于辛永芬(2006)所说的“持续体”,我们放在第 3 节中进一步讨论。

3.6 其他句式

句式 14 变韵动词后是表示某种程度的形容词。沈家煊(2004)分析了形容词也有无界和有界之分。单纯的性质形容词,如“白”,是无界的;量化的形容词,如“雪白”,是有界的。形容词的有界与无界也会制约与其他词类之间的搭配。变韵动词选择与量化形容词搭配,与之搭配的形容词一般要加“些”来表示有界。

句式 15 变韵动词后是表明确结果或目的的补语成分,整个 VP 也是有界的。句式 17 变韵动词本身作另一个动词的结果补语,整个 VP 有界。

句式 16 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在河南话中,“的”和表动作正在进行的“哩”同音,都是一个弱读的流音[·li](有的方言是[·lɛ])。“你买^{D}的[·li]啥?”,是对已经完成的“买”的动作的提问,答句为“我买^{D}的[·li]葱”。“你端^{D}的[·li]啥?”,是对已经完成的“端”的动作的提问,例如“昨天你给他端^{D}的[·li]啥”,或者对“端起”的动作已经完成“端在手里”的状态持续的提问,例如“你手里端^{D}的[·li]啥”。相应的对正在进行/将要进行的动作的提问分别为“你买啥(哩[·li])”,“你端啥(哩[·li])”。可见,“变韵动词+的”表示动作完成或者动作完成后状态持续,表示有界性事件,而“不变韵动词(+哩)”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者将要进行。关于动作完成后状态持续的有界性分析见下文第 4 节。

是否变韵可以分化“已完成动作”与“将要发生的动作”的最小对立,例如“你买^{D}啥? 买^{D}两棵葱”是已经买了,“你买啥? 买两棵葱”是将要去买,这一点前人文献已经提到。我们要指出的是,是否变韵还可以分化“已完成动作”与“正在进行动作”的最小对立。例如“你听[·li]啥?”是正在听,“你听^{D}[·li]啥?”是已经听完听过。⑥

3.7 小结

以上分析表明,河南方言中的变韵动词出现的环境是整个 VP 有界,这可以统一解释动词变韵为什么和下述成分/结构共现:名量结构、时量结构、动量结构、地点/时间成分、程度形容词、补语成分、“的”和动词重叠。普通光杆名词在变韵动词后一般不出现,但在某些特定句法结构中可以出现,因为在这些结构中光杆名词使用的都是有定或有界解释。

当普通光杆名词不能被识解为有界成分,与变韵动词的结合则受到限制。例如郾城方言中(5a、b)不可以说。这种情况下,普通光杆名词与“动词+了”结合,(5c、d)就是合法的⑦。由

⑥ “你听^{D}[·li]啥?”中这个弱读的流音可以判断是“的”,但“你听[·li]啥?”无法判断是“的”还是“哩”。关于“V^{D}+的”这一类,感谢《中国语文》匿名审稿专家指出原来分析的问题。

⑦ 有的方言中没有明确说(5a、b)不能说,但从文献中所举的能够动词变韵的句式反推,也可以推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此我们推断,动词变韵和"动词+了"基本上处于互补分布,见(6)⑧。可见,"了"与动词变韵无关,而整个 VP 的有界无界与动词变韵直接相关。下面第 4 节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5) a. * 吃^{D}饭　　b. * 盖^{D}房　　c. 吃饭了　　d. 盖房了

(6) 整个 VP 有界,动词变韵;整个 VP 无界,动词不变韵。

需要说明的有三点。

第一,"数量成分""矢量成分"和"处所"使整个 VP 有界化,从而是与动词变韵共现的最经典的成分,这表现为句式 1-5 在几乎所有的方言中都存在。其他成分在动词变韵语句中出现频率降低,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只在某些句式中出现,因而没有被观察到。

第二,有界事件可以发生在过去,也可以发生在将来。根据以往文献中的举例,除了句式 1-3 和 9-10 外,其他句式(尤其是后加处所词和趋向词的句式)大都可以表示事情已经发生,还可以表示祈使或者将要发生。这说明动词变韵与"时"无关。

第三,如果事件的有界性需要用与时间有关的性质来确定,动词是否变韵就起到分化过去事件和将来事件的作用,例如(7a)和(7b),本韵动词与变韵动词存在最小对立;而在明确表示将来的助动词"要"之后,只用本韵动词,不能用变韵动词,例如(7c)和(7d);如果事件的有界性用独立于时间之外的特征(如空间特征)来确定,变韵动词可以既用于表达过去事件,也可以用于表达将来事件,例如(7e)和(7f)。

(7) a. 我吃三碗/三天/三次。(未发生事件)　　b. 我吃^{D}三碗/三天/三次。(已发生事件)

c. 我要吃三碗/三天/三次。(未发生事件)　　d. * 我要吃^{D}三碗/三天/三次。

e. 明儿给他送^{D}家/走。(未发生事件)　　f. 前儿给他送^{D}家/走了。(已发生事件)

在有的方言中,"变韵动词+空间矢量成分"是唯一可以用于表达过去事件,也可以表达将来事件的结构(张慧丽、潘海华,2013)。可能是因为在认知领域,空间感常常优于时间感获得。对动作的感觉被认为是人类最早和最基本的经验。动作变化(位置的变化)是最基本最显著的变化(Miller & Johnson-Laird,1976;Günter,1996)。因此,空间感可以相对独立于时间维度之外。

4. 动词变韵与有界/无界的语法化

4.1 动词变韵与"动词+了"

沈家煊(1995,2004)认为,数量词和"了"有相同的作用,都能使动作变为有自然终止点,或者实际终止点。但实际上,这两种情况并不完全一样。Langacker(1987)提出,区分有界无界的一个标准是内部的同质性、可伸缩性与可重复性,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三个标准讨论普通话中几个结构的有界性,见(8)。

(8) a. 吃饭　　b. 吃了(饭)　　c. 吃饭了　　d. 吃三碗饭　　e. 吃(了)三碗饭

(8a)具有可重复性、内部同质性和可伸缩性,可以界定为无界事件;(8d、e)具有内部异质

⑧ 马希文(1982)提出,北京话里轻声的"了"有两种读音:[·le]和[·lou],二者语法功能不同。"了"[·lou]是动词"了"[liau^{214}]的轻声形式,其功能是在动词后做补语。即"画了[·lou]画"表达的是"画完画"这样有界事件的意义。郾城方言中也存在"吃了[liau^{33}]饭"这样的结构,这里的"了"是表结果性的,而不是表完成性的语法化的词尾。整个结构是一个 VR 结构,表达"吃完饭"这样的有界事件。与北京话"了"[·lou]的不同在于郾城方言的这个"了"[liau^{33}]没有轻读。即有界事件可以通过动词变韵来表达,也可以用"动词+了[liau^{33}]"来表达。这样的现象在河南方言中普遍存在。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性、不可伸缩性和可重复性，只有把三碗饭吃完才算完成，增加或减少一碗都不是吃三碗，可以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有界事件。但(8b)和(8c)在三种性质上都是模糊的，吃多吃少，吃完没吃完都可以说吃了。这说明单纯的“了”不能确定有界性。句子的有界性，需要通过“动词+了”再加其他成分来共同确定。下面我们通过普通话的一些例子进一步说明。

(9) a. 去年张三盖了房子/盖房子了。(房子可能盖好了，也可能没有盖好)
b. 昨天张三吃了苹果/吃苹果了。(苹果可能吃完了，也可能没有吃完)

(10) a. 房子去年张三盖了。(房子盖好了)　　b. 苹果昨天张三吃了。(苹果吃完了)
c. 去年张三把房子盖了。(房子盖好了)　　d. 昨天张三把苹果吃了。(苹果吃完了)

(11) a. 张三盖了两年房子。(房子不一定盖好，但明确的时间段使事件有界化了)
b. 张三吃了两天苹果。(苹果不一定吃完，但明确的时间段使事件有界化了)

(12) a. 去年张三盖了俩房子。(默认两个房子都盖好了)
b. 昨天张三吃了俩苹果。(默认两个苹果都吃完了)

(9)中“了”与普通光杆名词结合，普通光杆名词做宾语是无界的，整个句子所表达的事件结构是有歧义的，只确定动作的实现，不确定整个事件是有界的。(10)中普通光杆名词提前位于主语位置，或者作为“把”字句中“把”的宾语话题化有定化，从而有界化，整个句子表达事件的终结，表达有界的事件。(11)中时间段是有界的，因此虽然事件可能没有终结，但时间段把事件有界化了。(12)中量化宾语是有界的，整个事件也有界化了⑨。

(9)至(12)说明，“了”如果与有界成分结合，就能确定整个 VP 的有界性；而“了”如果与无界成分结合，则不能确定有界性。这说明 VP 的有界性与“了”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必须要看包括宾语、补语等各种成分的整个 VP。这与河南方言动词变韵的分布基本是一致的。

再回来看表 1 中河南方言动词变韵的相关句式。句式 1-7 和 14-15 中由于某些补足成分，整个 VP 是有界的；句式 8-12 中普通光杆名词使用有界解，因而整个 VP 也是有界的；句式 16 中加“的”使整个结构表达已经完成的动作，整个 VP 有界化；句式 17 中动词变韵作为前行动词的结果补语，从而使整个 VP 有界。光杆名词使用无界解时，动词不变韵，见(5a、b)。与普通话平行现象的比较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在(6)中的推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3) a. 动词变韵的必要条件是 VP 的有界性。只有当整个 VP 是有界的情况下，动词才会变韵。
b. 后加数量成分、处所词、趋向动词、时间词、动词重叠等都是使 VP 有界化的手段。

需要说明的是，创造性动词和消费性动词在变韵后出现意义的不平衡。例如在郾城方言中(14a)可以说，(14b)不可以说。这可以从认知心理得到解释。在“完形”心理作用下，没有盖好的房子也是房子。只要“盖”的动作一开始，即使房子没有完全盖好，我们也可以说“那个没有盖好的房子”。同样，在“完形”心理作用下，被咬的不完整的苹果，也是一个苹果。“吃”的动作一直持续到把“两个”苹果吃完，才能说事件结束。因此我们可以说，创造性动词变韵可以不符合“界段重合原则”(Principle of Boundary Coincidence)(Talmy，2000)，可以表达事件终结的“有界性”，也可以表达事件没有终结，但通过时间段来界定的“有界性”。而消费性动词变韵要求符合“界段重合原则”，来表达事件终结意义的“有界性”。这种不同还可以通过动补结构来分化，见(15)。

⑨ 根据我们的语感调查，虽然“去年张三盖了俩房子，盖了两年都没有盖好”这样的句子明确表达两个房子没有都盖好，但(12)中的句子，如果没有其他补充性的小句，表达的是“两个房子都盖完了”这样的终结性。“两个苹果”的句子也是同样的情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14) a. 去年张三盖^{D}俩房子,盖^{D}两年都没有盖完。

b. * 昨天张三吃^{D}俩苹果,吃^{D}两天都没有吃完。

(15) a. 盖^{D}≠ 盖完/好了

b. 吃^{D}= 吃完了

从(14)和(15)可见,河南方言中变韵动词虽然是合音形成的,一般认为在很多句式中"慢言则分,快言则合",实际上有些动词变韵已经固化,不能再复原为"动词+合音后缀"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动词变韵已经不单是语速的问题。相对于"本韵动词+了",动词变韵表达有界性的事件,这个作用已经凝固化、结构化、语法化了。

4.2 动词变韵与"动词+着"

再来看与"动词+着"有关的表达"持续体"的动词变韵。辛永芬(2006)描写的浚县方言的"持续体",更多举例见(16b-d)。(16b)这样的句式其实可以归入表 1 中句式 13,即变韵动词涉及的名词在主语位置,是有定的,因而也是有界的。她没有提及(16c、d)这样的句子是怎样的焦点结构,重音是否在谓语。但她强调,变韵动词只表示状态持续,不表进行。例如"骑、炒"之类的动词变韵之后并不像普通话的"骑着、炒着"是表动作进行,而是表示"骑、炒"等动作完成后所形成的一种状态的持续。根据辛永芬(2008),浚县方言中表示动作进行另外使用"正"来表达,例如(16a)。

(16) a. 她正洗衣裳嘞。(进行)　　b. 馍在煤火上蒸^{D}嘞。(持续)

c. 菜在锅里炒^{D}嘞。(持续)　　d. 他骑^{D}车嘞。(持续)

根据这个描述,我们认为这个"持续体"可能是动词与表结果的"着$_{d}$"的合音(木村英树,1983;Yeh,1993),表达动作结束后某种结果的持续。从动作结束这个意义上讲,整个 VP 仍然是有界的。可以说,浚县方言用动词变韵和助词"正"来分化两种不同的事件类型:前者表示动作结束后的一种状态持续,而后者表示动作正在进行。

辛永芬没有提及浚县方言中动词变韵与"动词+着"的分布关系,从辛永芬(2006、2008),我们也注意到,浚县方言的"嘞",可以和表达进行的"正"共现,也可以与表达持续的动词变韵共现。

但是在郾城方言中,动作结束后的状态持续与动作本身的进行,却是通过更严密的语法手段来分化的。根据我们的调查,郾城方言中,动词变韵与表动作正在进行的"动词+着"和"正+动词"基本上处于互补分布:动词变韵选择数量结构或者语气词"嘞[·lɛ]","动词+着"和"正+动词"选择光杆名词或者语气词"哩[·li]",分别表示不同的事件类型,举例见(17)和(18)。根据这个分布和功能的不同,我们认为郾城方言中这个变韵动词"骑^{D}"应该也是动词"骑"与表结果的"着$_{d}$"的合音。

(17) a. 他骑^{D}一辆自行车。(表示"骑上、骑走"等动作结束后的一种状态持续)

b. 他骑^{D}自行车嘞。(强调骑了自行车,而不是没有骑)

(18) a. 骑着自行车,吃着苹果。(表两个动作同时进行)

b. 骑着自行车哩。(表动作正在进行)

c. 骑着哩。(表动作正在进行)

d. 正骑自行车哩。(表动作正在进行)

以上关于浚县方言和郾城方言动词变韵与"持续体"的讨论表明,河南方言中类似"动词+着"的动词变韵,应该是动词与表结果的"着$_{d}$"的合音。没有与动词合音的"着",应该是表动作进行的"着$_{p}$"。这样,动词变韵与"动词+着"分布不同,分工各异,分化了两种事件结构:一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是表示“动作结束后某一结果性状态持续”的有界事件,另一个是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无界动作。

4.3 动词变韵与不同的认知域

沈家煊(2004)提出,认知域有多种,“有界”与“无界”的对立也存在相对性。例如在“苹果 vs.水”这个认知域,“苹果”是有界的,“水”是无界的;在“苹果 vs.三个苹果”这个认知域,“苹果”又是无界的。在河南方言中,在“定量事件 vs.不定量动作”这个认知领域,“不定量动作”是无界的,由“动词+了”、“动词+哩”或者动词与普通光杆名词结合来表达;“定量事件”是有界的,由动词变韵与数量结构、处所等成分结合或者动词重叠来表达。典型句法表现举例见表 2 中 A 列⑩。在“动作正在进行 vs.动作结束后状态持续”这个认知域,“动作正在进行”是无界的,由“动词+着”、“正+动词”或者“动词+哩”来表达;“动作结束后状态持续”是有界的,由动词变韵来表达。典型句法表现举例见表 2 中 B 列⑪。我们注意到,“动作正在进行”既可以在 A 列中作为“不定量动作”与表示动作完成的“定量事件”构成无界有界的对立,也可以在 B 列中作为“动作进行”与“状态持续”构成无界有界的对立。

李学军(2016)深入分析了河南内黄方言动词变韵的三种功能“完成”、“终点”与“持续”实现的环境,提出三个功能的实现存在优选等级:完成>终点>持续。即“完成”是动词变韵的最优选功能,而“持续”则是最不优选的功能。优选的就是显性的、容易感知的、地域分布广的,不优选的就是隐性的、不易感知的、地域分布窄的。这与文献中关于动词变韵的分布与功能的相关描写和报道是一致的:所有关于动词变韵的文献都观察到了定量事件与不定量动作之间的对立,说明这是比较强的“有界无界”的对立;较少的文献观察到“动作进行与动作结束后状态持续”之间的对立,说明这是比较弱的“有界无界”的对立⑫。

表 2 河南方言“有界”“无界”在不同认知域的典型句法表现

认知域	A(定量事件 vs.不定量动作)	B(动作进行 vs.状态持续)
无界	吃苹果 吃苹果了(普通光杆名词无界解) 听啥(动作将要进行) 听啥哩/听[·li]啥(动作正在进行)	骑车 骑着车/正骑车哩(动作正在进行) 正端哩(动作正在进行)
有界	苹果吃^{D}了(普通光杆名词有界解) 吃^{D}三个苹果(定量宾语) 吃^{D}两天/两回(定量时间段/频次) 放^{D}床上/送^{D}走(处所/趋向动词) 尝^{D}尝^{D}苹果(动词重叠) 听^{D}的啥(后加“的”) 吃了[liau]苹果(动补) 吃完苹果(动补)	骑^{D}(辆)车(动作结束后状态持续) 手里端^{D}[·li]啥(动作结束后状态持续)

⑩ 当然也可以通过“吃了[liau]苹果”“吃完苹果”这样的动补结构来表达有界事件,如表 2A 列所示。即表达有界事件的手段有多种,动词变韵是其中一种。

⑪ 根据饶宏泉(2011),汉语方言中存在持续体和完成体标记的普遍兼用,但进行体和完成体使用相同标记的则为缺失。这种现象可能也体现了“持续”与“完成”在表达有界性上的一致性。

⑫ 根据笔者与辛永芬、李学军等学者的讨论,不同方言区动词变韵的大致条件和功能是一致的。具体到个别动词、个别句式能不能变韵存在一些差异,这也许是因为不同社团人群对有界无界的对立存在一些认知上的差异。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5. 结语

“有界/无界”属于事件结构本身的特征,“完成体”与“进行体”属于语法层面的范畴,两个层面应该区分开来。有界性应该从整个 VP 来考察,单纯的动词后缀不能界定整个 VP 的有界性。以往研究把动词变韵与“已然”和“完成体”连在一起,概念不清,界定不明,且只关注动词变韵的合音后缀,未能考察整个 VP,因而难以准确把握动词变韵的分布和功能,并给以统一的解释。本文考察了六个河南方言动词可以变韵的语句中整个 VP 与有界性的关系,基本上可以有效地解释动词变韵的句法分布和功能。

本文的分析表明,认知域有界与无界的对立,在河南方言中表现为句法结构与动词语音形态的互动:整个 VP 有界,动词变韵,整个 VP 无界,动词不变韵。整个 VP 有界是动词变韵的必要条件,而后加数量成分、处所词/趋向词、动词重叠等则是使动词短语有界化的手段。至于普通光杆名词,由于既可以做有界解,也可以做无界解,它们和 VP 的有界性有如下关系:普通光杆名词的无界解会导致整个 VP 的无界性,而其有界解会导致整个 VP 的有界性。“有界性”可以给动词变韵的功能和分布一个比较统一的描写和解释⑬。前人关于动词变韵表达“完成”的观点也是不错的,但未能抓住根本:“完成”的前提是“有界”,“有界”的动作才能完成,“完成”其实预设了“有界”。

有界无界的对立又是在特定的认知域实现的。我们说前人文献总结的动词变韵的三种功能,完成、终点和持续,其共同特征是都表达了“有界性”,其实是就不同的认知域而言的。“完成”和“终点”表达了“定量事件”这样的有界性,是就“定量事件 vs.不定量动作”这个认知域而言;而“持续”表达了“动作结束后状态持续”这样的有界性,是就“动作结束后状态持续 vs.动作正在进行”这个认知域而言。不同“认知域”的引入,使“有界性”的内部差异——大致对应前人文献中的三种不同功能——得到更清晰、更合理的描写。

河南方言的动词变韵,虽然学界普遍认为是从合音而来,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与“动词+某个后缀形式”还可以自由变体,但在与事件结构的互动中已经高度语法化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动词变韵已经高度形式化、结构化。这表现为变韵动词与“动词+了”基本上处于互补分布,各有分工。动词变韵与整个 VP 有界共现,表示一个有界事件;“动词+了”与整个 VP 无界共现,表示无界事件。同时,动词变韵与“动词+着”和/或“正+动词”也分化了表示有界的“动作结束后的状态持续”和表示无界的“动作正在进行”,并在不同方言中表现为不同的语法手段。

其次,相当于动词与“了”合音的变韵动词,有的结构中可以与“动词+了”自由变体,有的结构中已经不能再退回到“动词+了”结构,体现了语法化的单向性和不可逆性。

最后,认知加工机制分化了动词变韵的分布,这表现为:a.时间特征强的结构只能表达过去事件,时间特征弱的结构(尤其是空间结构)可以表达过去事件,也可以表达将来事件;b.表

---

⑬ 当然年龄差异很明显,很少外出的老年人使用变韵,年轻人很少使用或者不使用变韵(变韵听起来比较土,地方标记明显)。老年人的言语中,在表示有界性事件时使用变韵动词,其他情况下使用不变韵动词,分野比较清楚。年轻人可能根本没有变韵动词,所有情况下都可以使用本韵动词,但如果要使用变韵动词,只能在表示有界性事件的情况下,明确表示正在进行的句式中不变韵。即变韵动词是受限分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达事件终结的有界性,创造性动词变韵后可以不符合界段重合原则,消费性动词变韵后必须符合界段重合原则。

Traugott 和 Heine(1991)从共时和历时结合的角度指出,语法化是语法范畴和编码组织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过程,旨在强调自由的词汇表达和受制约的形态句法编码之间的控制关系。语音上弱化的动词词尾,本身就是语法化的表现。弱化的词尾与前面动词进一步合音形成动词变韵,并通过句法制约下共时显性的动词形态的变化来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是汉语时体成分进一步语法化的一个可能的方向,从而为研究语法化过程与语音的互动关系(沈家煊,1994;江蓝生,2000)提供了很好的观察窗口。

参考文献

曹牧春　2007　《河北威县方言的 D 变韵》,《语言学论丛》第三十六辑,商务印书馆。
陈　平　1988　《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国语文》第 6 期。
顾　阳　2007　《时态、时制理论与汉语时间参照》,《语言科学》第 4 期。
郭　泽　2010　《辉县方言变声和变韵现象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贺　巍　1965　《获嘉方言韵母变化的功用举例》,《中国语文》第 4 期。
贺　巍　1989　《获嘉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
黄伯荣　廖序东　2007　《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江蓝生　2000　《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近代汉语研究探源》157-167 页,商务印书馆。
蒋　严　潘海华　1998/2005　《形式语义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巧兰　2013　《河北赵县方言的 D 变音》,《语文研究》第 3 期。
李仕春　艾红娟　2009　《山东方言里的语法变调》,《方言》第 4 期。
李学军　2016　《河南内黄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勋宁　1988　《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中国语文》第 5 期。
陆俭明　1999　《"着"(zhe)字补议》,《中国语文》第 5 期。
马希文　1982　《关于动词"了"的弱化形式》,《中国语言学报》第 1 期。
木村英树　1983　《关于补语性词尾"着/zhe/"和"了/le/"》,《语文研究》第 2 期。
饶宏泉　2011　《汉语方言三种体标记的共用分布与特征互动》,《语言研究》第 3 期。
沈家煊　1994　《语法化研究纵观》,《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第 5 期。
沈家煊　2004　《再谈"有界"与"无界"》,《语言学论丛》第三十辑,商务印书馆。
石毓智　1992　《肯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王　晨　刘　伟　2014　《最简方案框架下汉语完成体标记"了"的研究》,《语言科学》第 4 期。
王　森　1998　《郑州荥阳(广武)方言的变韵》,《中国语文》第 4 期。
王晓娜　2015　《现代汉语连动结构的再研究》,第十三届英国教学研究会论文,2015 年 7 月,英国牛津大学。
辛永芬　2006　《河南浚县方言的动词变韵》,《中国语文》第 1 期。
辛永芬　2008　《豫北浚县方言的"嘞"》,《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许有江　2010　《动宾组合中的有界无界问题质疑》,《学术界》第 9 期。
杨　平　2009　《河南方言变韵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岳保红　2008　《淇县方言变韵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张慧丽　潘海华　2013　《郾城方言的动词变韵》,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1-117.
赵清治　1998　《长葛方言的动词变韵》,《方言》第 1 期。
赵日新　2012　《官话方言研究的意义》,《中华读书报》2 月 15 日第 15 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周长银 2010 《事件结构的语义和句法研究》,《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Basilico, David 2008 Th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of perfectivity. *Lingua* 118(11): 1716-1739.

Borer, Hagit 1996 Passive without theta grids. In Patrick Farrell and Steve Lapointe (eds.), *Morphological Interfaces*, 60-99. Standford: CSLI Publications.

Borer, Hagit 2005 *Structuring Sense*.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ünter, Radden 1996 Motion metaphorized: The case of coming and going. In Eugene Casa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e Redwoods: The Expansion of a New Paradigm in Linguistics*.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423-458.

Jackendoff, Ray 1990 *Semantic Structur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Krifka, Manfred 1989 *Nominalreferenz und Zeitkonstitution*. München: Wilhelm Fink.

Krifka, Manfred 1998 The origins of telicity. In Susan Rothstein (ed.), *Events and Grammar*, 197-236.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Nouns and verbs, *Language* 63(1): 53-94.

Miller, George A. and Philip N. Johnson-Laird 1977 *Language and Perception*. Cambridge, Mass.: J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n, Haihua and Peppina Po-lun Lee 2004 The role of pragmatics in interpreting Chinese perfective markers *-guo* and *-l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3): 441-466.

Ritter, Elizabeth and Sara Rosen 2000 Event structure and ergativity. In Carol Tenny and James Pustejovsky (eds.), *Events as Grammatical Objects: The Converging Perspectives of Lexical Semantics and Syntax*. Stanford,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187-238.

Shen, Li 2004 Aspect agreement and light verbs in Chinese: A comparison with Japa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3: 141-179.

Smith, Carlota S. 1991/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Tai, James H-Y. (戴浩一) 1984 Verbs and times in Chinese: Vendler's four categories.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Lexical Semantics*,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89-296.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1 & 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Tenny, Carol L. 1987 *Grammaticalizing Aspect and Affectedness*. Ph.D.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ss.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Bernd Heine 1991 Introduction. In Elizabeth C.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Verkuyl, Henk J. 1972 *On the Compositional Nature of the Aspects*. Dordrecht: Reidel.

Verkuyl, Henk J. 1993 *A Theory of Aspectual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mporal and Atemporal Structur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eh, Meng 1993 The stative situation and the imperfective *zhe* in Mandari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Association* 28(1): 69-98.

张慧丽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tessluda@163.com;
潘海华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 panhaihua@cuhk.edu.hk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Mandarin where the citation tone is simplified, the tone sandhi is complex and the lexical tone is advanced, i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certain adjustment be made to the investigating procedures on the dialect.

Key Words: Northwestern Mandarin, lexical tone, citation tone, tone sandhi

YUAN Dan, The origin and sound change of aspirated fricatives s^h-/$ɕ^h$- in the Tongjing subgroup of the South-Wan Wu dialect: A case study of the Xinbo dialect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aspirated fricative is a rare phonetic typ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Xinbo (新博) dialect, the special initials deriving from the groups of *cong* (从), *xie* (邪), *cheng* (澄), *chong* (崇), *chan* (禅), *chuan* (船), *qun* (群), *xia* (匣) of middle Chinese are essentially aspirated fricatives s^h-/$ɕ^h$-. These aspirated fricatives are resulted from the sound change of *z-> s^h-, and the aspiration should be from the devoicing of the breathy vowel,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Shanghai dialect. As aspirated fricatives in the Tongjing subgroup are rather unstable, two predictions are given on their further sound change.

Key Words: South-Wan Wu dialect, Tongjing subgroup, aspirated fricatives, experimental analysis

WEN Changyan, The phonetic origin of possessive singular personal pronoun in Hakka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many previous research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possessive singular personal pronoun in Hakka dialects, and claims that: a. possessives of singular personal pronouns in Hakka should be outcomes of sound merger; b. except for those in the Liancheng dialect, these possessives were initially formed by merging with the prefix "*a*-阿" in kinship terms and later developed into general attributives; c. in some dialects, they may have underwent a second or third phase of merger with the particle "*ke* 个(的)"; d. the sound of possessives tends to resemble that of their counterpart in nominative and accusative.

Key Words: Hakka, possessives, origin of sound change, sound merger, "*a*-", "*ke* 个(的)"

ZHU Qingxiang, On the counterfactual reading of *yinggai* (应该) *ø de* (的)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yinggai* ('should' 应该) *ø de* (PART 的) can have counterfactual reading and non-factual reading when describing specific events, and it may also have factual reading or express long effective obligation which is irrelevant with counterfactuality. Thus the interpretation of *yinggai ø de* is dependent on two factors: long-term effectiveness and obligation. Besides,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de* at the end is better considered to indicate confirmative emphasis rather than counterfactuality or non-futurity.

Key Words: *de* 的, counterfactual,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bligation

ZHANG Huili, PAN Haihua, Inflectional rhyme change an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event structure

In Henan dialects, systematic verb inflection, named as *inflectional rhyme change*, is widely applied for the indication of grammatical meaning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vent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examines the hypothesis that inflectional rhyme change can denote perfective aspect. It is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proposed that inflectional rhyme change depends on the boundedness of the event rather than grammatical aspect. Besides, this inflectioral rhyme change may have derived from phonological merge but later evolv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boundedness and unboundedness together with verb complements.

Key Words: boundedness, unboundedness, event structure, inflectional rhyme change, grammaticalization

LIN Huayong, LI Minying, The Cantonese disposal construction with *keoi* (佢): Evidence from the Lianjiang dialect

In the Lianjiang dialect, a subdialect of Cantonese, the disposal construction is marked solely by the resumptive pronoun *keoi* (佢) instead of prepositions or the co-occurrence of both. By describing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keoi*-construction and comparing it with its counterparts in Guangzhou Cantones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keoi*, originally a pronoun, has evolved to mark a kind of subjective disposal for (irrealis) results or states. The *keoi*-construction shows a higher degree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an other disposal constructions marked by the prepositions which derived from verbs meaning '*to hold*', and is considered as a representative disposal construction in Cantonese, a strong VO dialect.

Key Words: Cantonese, disposal construction, *keoi* (佢), grammaticalization

SONG Na, Alain Peyraube, The temporal preposition *tou* (投 [t^hou^{22}], BEFORE) in the Baoding dialect and its diachronic 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postposition *zhiqian* (之前) in Standard Mandari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function word *tou* (投 [t^hou^{22}], BEFORE) which marks the temporal relation of two sequential events in the Baoding dialect. In contrast with the temporal postposition *zhiqian* (之前) in Standard Mandarin *tou* (投) is employed in the Baoding dialect for a similar temporal function. By examining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elements following *tou*, and the aspectual features of the *tou* phrase, as well as its syntactic constraints and scope, it is proposed that *tou* should be treated as a preposition. The path of the evolution of *tou* from Ancient Chinese to Modern Chinese is also suggested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Key Words: Baoding dialect, *tou* (投 [t^hou^{22}]), preposi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ZHANG Xiaoyan, Interpretation of five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Dunhuang Buddhist Apocrypha

It is generally noted that some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Dunhuang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may have been wrongly transcribed or interpreted irrelevantly. This paper aims to offer a detailed clarification of *xuēdú* (薩瀆), *mànmò* (蔓陌), *weí è shī suǒ wù* (为惡师所恤), *jiù* ( ) and *pō* (沛), and suggests that factors including vernacular writing, phonetic borrowing, and word simplification may have been the causes of these inappropriate tran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Buddhist apocrypha, word annotations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